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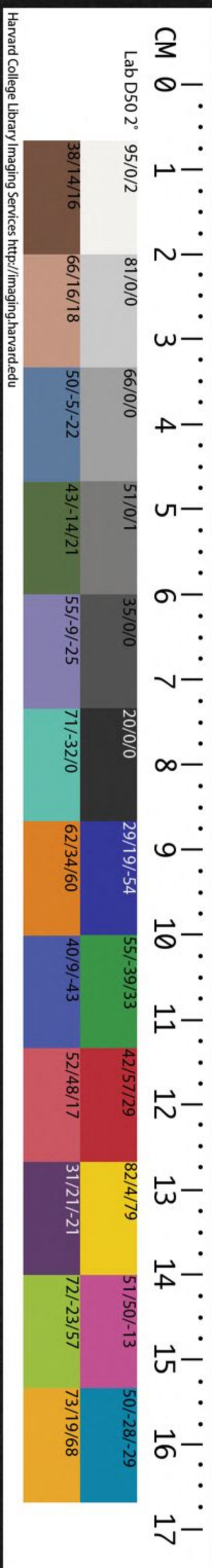
元史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FC 1 1953

32

T2700 / 3933 1

自百七十三
至百七十八



傳卷第六十

元史一百七十三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廷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十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十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罷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



崔斌

烏原秘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廷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十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十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罷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

元史卷一百七十三

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
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
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
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
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
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
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
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
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

與近臣借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
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
以培克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
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
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
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
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
常年斌馳奏以充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振民
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
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

江築城浚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傑
浪河屯田青陽斌議罷曹傑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
之民以為復又議戶部給瀆棣青澆鹽券付行省募
民以米買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餉不
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
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為宜
從之襄陽既下野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年詔
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加中奉
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遣
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向里海

牙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月圍
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
軍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
吾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為三周如此則城可
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拔潛登鐵壩人賁芻楷梯其
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
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
語向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歛兵不進許其來降
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
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

日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
咸欲屠之斌喻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
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為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
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
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
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
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
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
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
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宍

但按誅其首惡脅從
阿合馬擅權日甚廷
元帝問江南各省撫

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
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
使孛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
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賢謝元昌
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
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
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掇撫其
細事遂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為所害裕宗
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
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孫
一人敬皆為大官

崔瑛

崔瑛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
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
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
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
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
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或言于世祖謂阿合馬
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

各自以為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
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叅知政
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
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
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曰已勅中書凡阿合
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
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鉤
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或言臺臣
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
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

言廢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迫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

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爲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

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
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日內
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
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
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
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
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日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
爲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
三日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爲橫得遂
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日大都非如上

有上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洗心
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日中書省丞丞二而七
丞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日在外行省不
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
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
日阿刺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
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
理筭其黨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
廣十八日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
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

史大夫三昔帖水兒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後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入戶通行覈實又因覈勸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

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木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夷地唯以崇蔽九重腹削百姓為事宜今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
仍追宣勅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闕冗不
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
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貴人多爲
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
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
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
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後軍
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增
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乞依太宗所

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
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以違政事比者命其參
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
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榜
掠至死者多人俘掠人財迫逼處女受民財積百五
一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
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言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刺丁
滅里斡職納速刺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
省言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于憨答孫妻子家財

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請雲南理筭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借御史大天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爲中書樞密宜早爲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詿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城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爲不法請幣錢選鹽課酒稅無

不更張變亂之術命江南理筭積欠造賦限期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闔戶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口口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南人蓋闕下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而薛闡下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闡下仍先奪其職又

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_上所者或不
_可重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巨
寺請自_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
文書以杜_姦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_交刺也故
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
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為錢穀官願備貧廉訪司
令木八刺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差
行但徑自陳獻又日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_知
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_言
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_也

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_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束
木惡其害已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
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
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
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_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
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
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
久不竟臣謂宜如前言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
司首告諸司無得_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
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闕里鐵木兒

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
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
為右丞世祖曰崔或不受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
月又同御史大夫王普帖木兒奏近取熙告河間鹽
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
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
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
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屬得久居
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
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木兒赤

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縱盜賊抑奪民田
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
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
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贖以歸臺斟酌定罪
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士始以妖術致位集
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搭核江西學掾貪酷暴橫學校
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
者俾乘傳往鞫明日訪知為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
王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
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或

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項緣官括商船載運諸物致
取糶者必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
之實泉提舉張蘭及子乃蠻帶告或嘗受鄒道源許
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
旨就辯中書或已書蘭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贖袖
之視而後對蘭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蘭瘦死仍
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
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刺氏之家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微仁裕聖皇
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久任憲臺乞遷他

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曰
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
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又
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又
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由人幹羅失刺劾奏中
丞崔以元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坐可事
成宗怒其妄言答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德
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行當
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行其
職或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

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閏十二月無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百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兀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獲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一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燕久老者已矣必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然之命或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

葉李

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元儀同三司封鄭國公謚忠肅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學博士義庵苑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慧山出子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上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圖解似道自詭以為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願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畧曰二

光并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害三
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案出於木
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齊兩錢鍊
竄潭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四江
淮行省及宣慰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華郡教以俱
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
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
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習聞之每以相
稱歎及是其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
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立里書

云先生忠義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
五品秩士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
為惜然其尚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
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
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勅集賢大
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披香殿勞問
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
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
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
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

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二區宇偃武脩文可不
作養人才必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
化所係不宜罷請請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
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
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
出師討之而將校多刑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
輒釋仗不戰逡巡退帝患之李密荅曰兵貴奇不
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
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懸大
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必大獲

蹈之無不勝矣帝益其謀諭將帥果奏捷自是帝
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
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
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檢察中外機務臣
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漳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
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
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
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
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
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

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
何有其有貪恡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
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
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
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
係天下輕重應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
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
太祖子一一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
以驟進必訓以德義厚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
畧然後賢良出清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冒學漢

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
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
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
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
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
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租
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糶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
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邊方遠夷得之無益軍
旅一興費糜鉅萬今山路險峻深入敵境萬一蹉跌
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上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

國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車及平江田四千畝於
是桑哥爲尚書丞相頗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
桑哥傳李維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桑
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
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黠徒受皇帝簡知可
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禁
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叅政郭佑楊居實迫御史中丞劉
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荅古
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
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

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丁
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鈞考錢糧民怨而盜發
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
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
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竊議宜斬葉李以
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
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月李南
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
治省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
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淦直言帝嘗問兵部郎

中廷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不然夢炎以倫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甚遠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心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墮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于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叔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尚書省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闕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二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

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効江西
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一一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桑哥既敗而去職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
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
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董伯顏不灰關里闕里吉
思文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孰可以爲首
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
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及不灰爲平章政事因
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六
以行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歲匿公私田六萬九千

六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
六百貫帛千五百疋麻絲二千七百斤元貞元年進
河南行省右丞釐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
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
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
田武昌縣尹劉燿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
年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賜贈有加特命朝臣
護喪南歸

馬紹

馬紹字子鄉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

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
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
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
益都寧海饑紹發粟賑之士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
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隆興爲東
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爲刑部尚書萬
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
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爲
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

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
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政事賜中統鈔五千
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至元鈔
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鈔
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
採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
戾乎璠得免拜尚書左丞親王以邊其士卒有過支
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
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
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問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悉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得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道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衷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增賦紹曰苟不苛即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

城種首嗜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己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哥敗跡其所嘗行賂者索其籍閱之獨無紹名桑哥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傳卷第六十

傳卷第六十一

元史一百七十四

翰學書帶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一孫翰林待制奉直學士制誥兼修國史臣

魏修

姓燧

姓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之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與繼書止之曰燧令器也兵自有成尔何以急為且許黥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學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知古人則心非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

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以久爾衡亦賞其辭且戒之
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
後聞一子之利黑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
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抑之鈞罪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
貴胃奏召其弟子十二人以從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
三十八始為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
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三年以秦王命安輯廣
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
天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累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

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謹誤比日縱
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
民孜孜如弟及二十三年平白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為
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
林學士召備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
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事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
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下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
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召燧鄧開官師府燧年已七
十遣正字三洙如漢徵燧二哈故事起燧為太子賓客
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

辭謝曰昔臣先伯父相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
受明年授祭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蓋脩國
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
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
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數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離合之繫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
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
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
十五年徵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
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

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徵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
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徵建皆曰後主
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
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
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
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
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
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
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二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
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亭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

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為世名儒為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宋末弊習為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臣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遺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袁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一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

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為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入周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

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壩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以孝行見推擇為樞密中書錄
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
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
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
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
德初遷湖北道言令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孃
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
西道賑恤飢民有惠政入為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

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營平章政事
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為河東廉
訪副使至太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
廉訪使滅里吉夕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
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為吏部考
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
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權准西廉訪
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
為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
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陞左丞相

三八十一 張國士

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賈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
宣行册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
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
天學士尋致
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
順二年以疾
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在
國追封蔡國公謚文憲貫博學精於篆
籀當世無寶
碑額多出其手云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
白馬紀領撒曷水徙家於滕州之奇少
舅杜氏

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晬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
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
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
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
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奇合江南
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合江北遷東平元十
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除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
大早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之奇言其若省
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
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

見少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
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為一職詔
集群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獲姦伏
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若彌縫自致之不
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喜遷寢又與諭德
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磨
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
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三太子薨際翰林直學士
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
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可慮識精審月

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為政占一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
自以為不及為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洛水人五世祖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
祖肅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
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遷
應奉翰林文字辟為司徒上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
知德州事考滿擢太一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
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
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

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田侍講學士陸學士至大二年
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
林爲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
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
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慶曰
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
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皇慶元年遷集
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
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
爲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尊號廢獨

耶律有尚

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廢久典
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
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金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宗
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久爲志于學受業許
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爲
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
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相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

齊長以侍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
以有尚等為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史
史不赴除祕書監丞出知荊州為政以寬簡得民情
裕宗在東宮召為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
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
業特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為言
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
增廣弟子負於是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為之丕振
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為國子祭
酒尋除集賢學士無其職頃之遷太常卿又遷集賢

二十八年癸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
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為昭文館大學士無國子
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
理為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為先而踐履必端嚴
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
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專
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氏具教法壹遵
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為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
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請還家
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

謚文正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

州父和上拔都魯大
行省五路軍民萬戶
還山元好問以勳臣
任以政併執文字備
雲南選官屬遂除
政事又擢陝西漢中
平除陝西行御史

宗憲宗之世多著
天挺英爽剛直有
子世祖召見嘉其
宿衛春宮裕宗遇
議雲南行尚書省
遣廉訪使朱
帝丞又遷四川行
為吏部尚書
省參政及江

出行省左丞俱不赴

令輒面斥之一日以

不受帝曰非利汝也

太后命首定大難及

策之際天挺與有力

少保張閻等十人共

慶之治又出為江西

入見首陳紀綱之要

鷹揚焉禽之弱者易

不惟失其前禽仍或

拜中書右丞與宰

委事敷陳明允特

第旌汝肯言耳成

武宗還自朔方遂

為仁宗臨御收召

職大政革尚書省

以南二省右丞召

以獵為喻曰御史

獲也其力大者必

有傷鷹之患矣帝

相論事有

物黃金百兩

宗崩仁宗以

正大統定

以老天挺與

之弊遂成皇

拜御史中丞

職在擊奸猶

有人力不然

嘉其言既出

臺巨皆以為賀風紀
抑浮費止括田久任
詔中書省舉行之尋
政事時河南王小憐
化大行皇慶二年卒
章政事柱國追封冀
五卷又註唐人鼓吹
小字柔魯別台由宿
以庶直著名大受知
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大振又上疏陳亡
便論好事獎農務
得均逸于外拜河
吉歹為丞相待以
年六十七贈光祿
國公諡文定天挺嘗
集一十卷行于世
衛補官仁宗時拜
過遷陝西行省參
字佑字君輔
熙中侍御史
以政事拜陝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為金人所并遂
遷隆安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有夢孔子廟
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立因丐名於朽壘公遂名今名
既長以文學名於冀府議事官萬戶嚴忠範之兄
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孫以參議不應時沐梁
既下本常樂師完言東平舊章樂上存登歌一章
而已世居潛邸嘗心樂師三月山觀之至是徐
世隆奏帝宜增蓋其無又文武三條以備大典因
徐世隆為太常卿孔孫以奉禮郎為之副以董樂

而錄成獻之京師廉翁居處廣辟為椽吏童為
尤禮堂之授戶部員外家為南京總管府判官
時方議下裏樊葛廷急嗣六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
坐罪者動以千數宜悉為新之條俾得効或贖死朝
論采之念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
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翼乙建言與
銀刺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圖
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新西提刑按察副
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
事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馬顯

政士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
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
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
二十八等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為使蒞治
于大名一以所沒贓罪粟五千斛賑饑民餘河南
江北有中書省事亡一有除火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
學校有獻故河堤三百餘里二太后者即上言請宣
悉還軍民從之擢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使因尋錄鹽
場民之執中兄弟誣伏為賊盜平反之召還若集賢
大學士中奉大夫尚書中書省事永相完德李孔孫

與陳天祥上封事爲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慶詔問
其災之道孔孫終對入集其考曰臺矣諸國不可窮
兵遠計濫官放誕不可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
賜赦宥獻饗賞皆不可不爲禁絕佚弊無益不可
賞財用上丁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
爲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憲嘉納之賜鈔
五千貫又累疏言九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
闋者宜待廷後宿衛之冒濫者必當章州郡之賦必
嘗遊選久任達魯花亦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
俸祿脩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石
掃去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
顏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諡久之請老還家
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
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
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
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元史一百七十五

翰林學士張瑄知制誥兼修國史長宋濂論其學在國朝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禮等奉

勅修

張瑄

張瑄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
出林中有虎瑄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掌盡落
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起
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瑄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曰
曰相業語瑄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
三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嘗

寧高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
泰年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曩禎者
從臣父祖父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
常况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
平宣徽群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為賊所敗卒
者殺民家豕而奔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
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
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亦知政事張瑄領
海道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當
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

得不罷命為樞密副使太甲月兇魯那演言珪尚少
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以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為
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亡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
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
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郵孤貧罷
冗官然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
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
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賦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
將發之事于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
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言禁治之

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數目狀皆伏罪召廷拜僉樞
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
受拜左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
六之故其日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
必罰咸完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
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榮惑者又不報遂謝
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
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
中外洵洵中丞久闕方議擇久仁宗時在東宮曰必
行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

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儀
已定然自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
悟移就大明既即位賜只孫衣一十襲金帶一帝嘗
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為
所欲以悅汝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
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徵政院僉
事失列前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正旨
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
年拜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

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安往弄
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讓正之皇
太后以中書在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高戶別在參
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
別薛無功不得為外執政專為度居庸失列門傳皇
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劍甚與歸京師明日遂出
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
病篤告遽歸師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
泣不敢言帝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
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下母憂廬墓寢苦致

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酒治二
英宗乃見於易水之上曰世蕃巨朕將畀卿以政
珪辭歸遣近臣數輩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
先珪曰莫恣於怒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珪
為集賢大學士先美鐵木迭兒既復為丞相以私恣
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正
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尋
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拜住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
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究死非致冷之端乎死者
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母使朝廷終失之也

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嵩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
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既行抵逆夜入都門坐史書案
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追既旨伏誅
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
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我逆親
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
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
以參政還左丞若曰似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
罪而還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奉定元年
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命以突與密旨定集議珪曰

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
與在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國之
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
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亾國雖賴郭子儀諸
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
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
保祿養禍所致必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
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
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賊敗諂附權姦
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

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奸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

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况如鉄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鉄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

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
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益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
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
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覲幸
赦恩報復讎忿殺清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
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
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
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
既縱肆將無忌憚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

累朝典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盡之
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即即烈前
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
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駕師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
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遠鞠
服實竟原其罪輦較之下時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
不為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
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
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
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

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其所謂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撻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私買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蓋盡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瀆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業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逮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當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

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謂之莫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義為重典此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剽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廢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猶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德萬計

明者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飲
與舊流言宜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
其物違刺備事非成用之常者悉罷之大者宜
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祥住中
丞楊朵兒只等在道獄未送兒証隨籍其家以分賜
大開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
葬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姦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
即與再罹新設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
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治刑
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

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強
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解竟弗
就拘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
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鞠之臣等又
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
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
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
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
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
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營戶

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
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
州路事塔塔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剗設提舉司監
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
暗都刺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
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
弑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秃古思皆
以無罪死未褒增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
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
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

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之
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真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
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
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
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剗設日積月增雖
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賞祿保祿姑息中
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禕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
署徽政院新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這
霍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集
循常取劾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

巨等議宣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祿之制及
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初設貪冗者詔格至日悉成
所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
得濫入常選累朝幹耳朶所立長秋永徽長寧寺及
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
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
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
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
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冒
作佛事指以筭卦欺誅奏請增修布施齋齋自稱特

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
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
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
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
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
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
未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
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
名日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
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

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後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
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
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
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
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閑端赤牧
養馬馳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
委之僕御役民收放治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
祭果百害蠶起其繼

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

損馬馳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概
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
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
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為令兵戎之興
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
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二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
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
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
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
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

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

務聚歛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爲

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于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旣傷財用復啓佞門臣等議非有

功勳勞効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所言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

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直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翰林學士丞，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相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為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竒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

元史及傳卷之十一
三
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
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
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
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
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曰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
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
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
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
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
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

母有居外之愛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
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
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
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
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
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
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
如此者實孟啟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
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

刺哈孫答刺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
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
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
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
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
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
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堅卧仁
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
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脉衆以爲醫乃不疑之
既得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

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
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八
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
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
手而徃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
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
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
人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
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
不亦可乎且安西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

手進壘退就藩國必將鬪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
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
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
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
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
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
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
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形且剝內兌
廢也厥宗筮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
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

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
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
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壘
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
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
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
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
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
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卽位有言于帝曰內
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

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
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
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
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
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
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之
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
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
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
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

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
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過力以國事爲已
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
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
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
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統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
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
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
道士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寃死者復
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爲快仁

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感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下為裁制乃更相汲引里幸恩賜藉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聞聖人遭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

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口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希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

還母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
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
書答事系晉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即奏三上始如
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
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
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
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
廷策進士爲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

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入
侍宴開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
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已讒搆誣謗盡
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
其必辭因中書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廣來
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
例當賜酒帝憐以木迭兒子八爾罕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罕謂彼不
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說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
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

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思意稍加至治九年卒御史
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
孟宗量閑廓材暴過人三人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
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
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為文
有奇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橐家
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入必以為鐵木
迭兒所為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
同知樞密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正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過人有遺褚
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
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
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為東平學正游京
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為禮部令史仍薦
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
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為丞相掾遷授堂邑縣尹又言
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朔望奉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

為盜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壽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實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仁宗在京宮召為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樂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

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大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為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為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秘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

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禮部尙書英宗卽位命叅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卽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旣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仍賜尙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

養召爲吏部尙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尙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召又辭改淮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旣聞命卽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者則振之歿者則塋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糶稍昏卽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

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
記其背又刻十貫伍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
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
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
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
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
少息每一念至卽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摠誠宣惠功
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濱國公諡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并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
金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
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
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
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
王月呂祿郡演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
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
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
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

主事改集賢司直會胡昶有警丞相哈刺合孫咨刺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邵守子當以蔭補官繼毋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叅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有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留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

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喪復入御史臺為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覈臺選之當否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邪語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聞儼曰省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決其事及其寅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巴無及矣武宗撫軍北邊成宗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鞠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

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
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片旱蝗為災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
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
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
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
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
汚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
叅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

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言
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為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
弊政儼言遷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
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
有司發其奸賊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部大火焚裝
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器
學廩之美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為
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

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為考試
官得人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
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敷
咨刺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賊敗儼一日五
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
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
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
事非由汝汝其後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
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著

犀帶每入見輒以字呼之曰虞卿而不名其見禮
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德屬者歲以多言
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
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六年告
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所恐復徵用
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
為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
徵為集賢大學士崇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

者先返而望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為中政院使復
賜酒召之乃與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
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
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
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
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言
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奈何汝言
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
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諡文忠自強朝
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叔祖

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為中都提學
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中刻其書今行于世

列傳卷六十二

列傳卷第六十三

元史一百六十四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學士承直郎無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陽山人弱冠從京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拘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識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侯交薦擢拜西臺御史

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寔祠立
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覈
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開闢木以苛刻聞伯啓糾
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
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
為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
雖甚怒莫之奪也寔平尹盜官錢鐵木迭兒欲併誅
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
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啓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啓
恐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吏楊鵬單騎往喻新

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遣民以安大同宣
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為欺罔累
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為之游言景
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
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
官為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為鈔五
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即列上與免之出
為真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延祐五年遷司
農丞奉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
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瀕

失者有罰歸報者為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
楊清激濁為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
加論可也今訟寃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
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
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
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不諍迺劾臺臣
緘默使昭代有救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俄拜集賢
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
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
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

以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泰定
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取之不所居為曹公里
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書所大借名士尤多為
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三心誠姚綏雲南僉事范
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以死伯啓具其事
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
進擢風憲其好軍善率類世天曆中起伯啓為滄夏
廉訪使陟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數遣伯啓唱
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
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

卒于毗陵伯啓往附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山藁續集三卷行世子大人孫十人皆顯仕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州莊主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陞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虞順生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謚議稱頌功德體製雅雅請謚園丘升附太室禮文多其所詳定元貞元在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佛寺皇太后將臨

幸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中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寔寺宇土木既興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常風具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意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艱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

避風日輕骨霧露萬一謂以失官悔將何及二也今
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
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
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
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
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丁興物競雖窮天下珠玑
奇寶供養不為喜雖無一切之獻而一心致敬亦不
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不奉祈福福未獲昭受
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心口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
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願神上以

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
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
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或不合詣架閣
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
大言誇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資其章勅右丞
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
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
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為之非汝
所知也或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
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

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
禮藏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
學士輿車都尉追封隴西郡

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
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
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
為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
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
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
復任吏部郎中以瘠康里乘
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越元

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
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
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
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
忽木柄用當道即自免
貞二年出為燕南河北

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就
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
歲鎮海濱密旨去歲風水為
探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
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
治體者居風憲天灾代有賑
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
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
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

木為中執法復棄官歸
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
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
灾百姓艱食凡所經過
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
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
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
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
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
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

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直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十一等歲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

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三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夫二章政事上祭國朝國公謚文正

王倚

王倚字執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守末避地徙燕為宛平著姓富樞閭里倚為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禁宮時倚年弱冠在禁中歲歲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何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所急民瘼所後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等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堂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行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官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諫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議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共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六年授

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忠肅子二人鵬異歲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遠近銀在百四十七錢遠繫入簿籍實無所負辭得至元五年李介育開

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禮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等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正宗其寬遍閱吏牘

陳... 司庫... 德... 實... 始... 尚書... 捕... 鞠... 之... 得... 釋... 由... 是... 知... 名... 轉... 樞... 密... 院... 今... 吏... 錄... 中... 書... 十... 四... 年... 分... 省... 上... 都... 會... 諸... 王... 昔... 里... 吉... 亥... 三... 后... 庸... 關... 守... 者... 告... 前... 有... 警... 急... 使... 始... 退... 正... 曰... 職... 當... 進... 而... 葬... 在... 後... 至... 者... 益... 怯... 矣... 馳... 出... 關... 至... 上... 都... 邊... 將... 請... 黃... 白... 金... 符... 充... 錢... 賞... 三... 者... 告... 之... 中... 書... 檄... 工... 部... 造... 給... 之... 後... 帝... 以... 為... 欺... 罔... 欲... 誅... 治... 正... 曰... 軍... 賞... 貴... 速... 先... 造... 符... 印... 而... 後... 稟... 命... 豈... 不... 可... 乎... 帝... 釋... 之... 十... 五... 年... 擢... 左... 司... 都... 事... 時... 阿... 合... 馬... 當... 國... 與... 江... 淮... 行... 省... 阿... 里... 伯... 崔... 斌... 有... 隙... 誣... 以... 盜... 官... 糧... 四

上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其事獄弗具阿合馬復遣北京仁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寘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為左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為一遂為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為右丞相復為左司員外郎詔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與參政伯喜魯丁等偕云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車駕還內俱械繫于關東隙地踰數日寔寘多伏誅復械繫正于拱衛司八魯霍孫曰上嘗著劉正衣白

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為經歷陞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既立尚書省擢為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嘗奉覈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敗完澤為丞相復擢為戶部尚書陞參議尚書省罷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庶子因爭廢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為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廢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折明

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為侍御史中書省奏為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為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為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一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斂省臣乃得中這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拆閱之數只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黃十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
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
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
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為中書左丞陞右丞二年
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
正詰開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
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
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
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
于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議經理河南

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
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及邪蒙
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
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丁
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感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
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搃首
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
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
忽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
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

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
兵工二部侍郎出為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為中書
架閣管勾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為義軍
千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為吏補宣慰司令史
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為令史調河
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免
其名以丁多寡為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戶代為考
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籍為民當與舊竈戶

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人必
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
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
甲乙以均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
刺哈孫答刺罕可為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
可為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
省巨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歛服詔令
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
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為都事凡御史
封章及文移其可否決于讓入為中書省右司都

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糶鄰郡
憲司懼其販鬻為利閉其糶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
閉糶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
正府郎中權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為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詩等
屢相讎殺為遠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
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刃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
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靖
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
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副郎中是時江淮屯戍

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
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
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
遠運公私便之至大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
吏以倉廩多罅漏惟久雨米壞請覆糠糶其上因探
諸米中以給內外工及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結
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
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事尋拜戶部尚書仁
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酒以示眷注四年
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危

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
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
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讓留守鄭阿
爾思蘭籍其家，律外寃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寃者
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
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
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
懼，遂私效讓署，慮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
視之曰：吾署也。其寃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
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使人使

其情民懼其毒，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
章以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
六襲。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
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
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
刑曹獨得不責稽遺。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未幾拜
丙臺侍御史，命肅下詔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
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
叅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憲穆。子好古奉政大夫
壽實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
道於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
尋陞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
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
既具若愚知其寃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
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
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定
令皇慶元年遷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
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

之間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
衆以為然遂輕其刑時叅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
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為繼命若愚叅議中書省
事歲木迭兒為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
附已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尚書延祐六
年命埋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叅議中書
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
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
其寃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
叅知政事未行政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為

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刺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亦憐
等下權密獄無敢言其寃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
刺沙為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
河南省左丞相文宗平內難若愚書策中機帝嘉之
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北道廉訪使九月
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相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
部尚書師魯為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

祐初為典文者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為御
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
無一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
無私人無不限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
能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
親相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
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
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師魯上
言燕安怠惰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
廢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遠

命罷之賜師魯酒一斗。尋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
惠直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
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
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
反未嘗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倒刺沙
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
蔭其官而執政者為之地師魯駁其非事遂止遷樞
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參議樞
密院。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漢兵部侍郎丁父憂
特旨起為同舍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為

樞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諭上威德。大閱于郊。寬
簡有法。士卒懷其忍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
樞密院復奏為其院判官久之出為河間路轉運鹽
使。除言興利法度。修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
遺之費。寬戶齒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日又割
己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
春秋釋奠。士皆稱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警警
不樂。疾篤。三。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
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

劉德溫

卷之三十三

十七

劉德温字純言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遷承務郎堂宿具旨徵河為天而便之復陞列大夫延福司承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温措置有法民戶不擾遷甄用少監陞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陞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以價不時得而相觀望德温下令曰糧入價散為弊者罪於是糧不踰期而

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温欲考訂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温為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德温而兩歲以不歉灑漆二水為害有司咸發民築堤德温温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德温莫敢治德温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德温竟以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三請于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為廟以祠之

也德温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
廟額曰聖清士論寔之至順四年卒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越
之著為式賜
六十九贈正
使監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
帶孫拔絳州天澤仕中道見兵死
之帶孫令佩金符授西州御衣局人
至潞州知州德誠一歷亡太子率更丞
事院都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
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
臺前有粟苗
為庫官郡王
管文籍仕
大元年改詹
恪常賜酒
臺前有粟苗

不種而萌偶出一莖雙穗眾以為嘉禾陞家令四年
選為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擊姦吏實稅斂上計
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餽餘擢工部尚書未拜改陝
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
年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
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官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
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
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
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奏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水縣曾大
父當金季兵起窾山麓為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
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
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
兵間學言無從得帝父順削柳為簡寫以授之成誦
削去更書年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
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專
制更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
轉中書史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
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達

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詐災起宗微
行得實人以為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
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
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
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為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
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
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
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
見跪辨久之勅令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
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

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又劫聞憲上叩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
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
卷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爾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
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凡
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
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
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昭
庸子四人鈞銓鐸鏞鈞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

都省掾鐸鏞卒

制誥樞密國史編修官王楙等奉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

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

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禱

追敘其好最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

丞相馬紹晝其賊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

自是遂罷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

選為大器路治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國辭乃改湖廣行
省兼事元貞元年召為中書省檢校六曹無帶案遷
戶部主事大德初權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
以或衆不用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
得涉險不行思明請升等以優之因著為令五年轉
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大饑首發廩賑之至
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叅議樞密院事改中
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詔

羸僚屬請上增數思明白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為
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為戶部尚書
延祐元年進叅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叅知政事
仁宗即位淳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第五品思
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
徑路一開來者雜運故寧遵旨獲戾不志願祖宗成
憲度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崇己許
之曰卿可如是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慮提舉不與
崇官天之近臣疾其持法噫真日構讒聞出為工部
尚書章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

勳或等初帝嘉嘆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
宣慰使兼提兵士多貧者歲以相擬為憂思明感惠
並行造境為安因既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德帝勞
以端視上導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
帝詰之曰朕嘗卿來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
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
事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
知時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
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若左丞帝
崩英宗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以大臣不附
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
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法王駙馬疑
而不至將奈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若之帖木迭
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監察
御史觀言保瓊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
震怒殺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
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
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
輕典及拜住為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

輕典及拜住為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

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
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曆
元年起為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陝西大饑中書撥
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定振之吏白同出所入已輸
京師當回咨中書思明日陝西飢民猶爾在涸轍往
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三小輸者如數
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躋之二年復以中書曰左丞召入
覲慈仁殿數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
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二十三年卒年
七十今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家書一萬七千餘

卷九 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推恩
治守我功臣依前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權員敏

吳元珪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檢察副使元
珪簡上上好深沉之器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
家庭之所授受至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
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
大都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言夜而至帝奇其速
擢樞密都事陸經歷掌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造西
蕃鑑帝問其制度元珪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

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
官有差均俸祿給管燕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
建二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
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
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暖天初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
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
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
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參議中書省事大
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法多有私其鄉里者元
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與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

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勸貧吏若干人遷工部
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
養民為本允用民力者必盡民力息則生養遂生
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為
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以金幣連結當
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
為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即位由僉樞密院事
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為
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元

賁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
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
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
帝在軍中即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
二百五十兩只為衣四襲仁宗即位詔元珪與士六
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墾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
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
田有定畝一有動擾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
能止移疾去是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

得撫遼陽諸郡復為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曰
卿先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祿大夫賜鈔五千緡
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
餘田悉貢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
以有司頭會箕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
不測亦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允爾軍士之田
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
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扞言諸王近侍
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
當選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偏

軍官襲職惟傳道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
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三年起商議
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後加推
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
至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預修世祖實錄陞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歷與

署令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饗
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
將何書議遂寢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
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為太常禮
儀院即除昇為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
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
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
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
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
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

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蝕其占爲兵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訛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寔之部使者舉治行爲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癘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爲姦害富家昇爲証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爲江淞行省叅知政事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

堪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旣謹於繩吏又果於去民瘼故人心悅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爲叅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判官尋復中書叅議至治二年又出爲河東道廉訪使未行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淮西道廉訪使奉定二年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饒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天曆初出爲山

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醢文幣以賞其功踰年召爲太禧院副使兼奉贊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道廉訪使昇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元統元年順帝卽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知經筵事召賜上尊趣就職昇以疾辭帝察其不可強

詩之尋命奉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謚文憲

賦夢鮮陸垕

賦夢鮮慶元人宗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入匠養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制東宣慰司舉夢鮮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州時准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過其州見夢鮮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在職以來門無私請官署蕭條尤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爲

者新增之百六十有四頃計者新闢四百四
三桑柎榆柳文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
最乃舉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
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
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湘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
不為文真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
人遂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聞而寤之舉其名
上請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
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
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閩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

赤與九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吏平反
邕州黃震被誣賊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寃
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
奪備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
賊罪而一追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
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既老且病乃納綠退
居湖州以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
年夢解為學洽聞為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於
政事其守尤為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
後一書其書解官身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

嘗自名其山曰美生云同書者陸庭者與夢解齊名監察
御史其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庭字仁直江陰人
也身幼以苦文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庭是
時年未冠而志強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
進不涉其境鄉人義之伯顏奏授為同知徽州路總
管府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
使歷浙西廉訪使所至以熟賊吏洗冤獄為已任且
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七卒賜諡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為謀克監
軍太祖得之以為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
州遂為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
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
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
說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
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
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
太學士祭祿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
之行顥資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閒執取聖經所載

大經大法有切滲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復殿
拜臣入奏事望見顯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
矣顯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顯長子孝伯
為知州以就養顯固辭乃以孝伯為州判官帝欲用
顯為中書平章政事顯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
乏經濟之畧一旦真之政塗徒速臣欲臣顯得朝夕
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
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為集賢大
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蠲儒之
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顯先後居集賢署薦為上卿累數百

許之者顯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
帝元統初顯扈蹕行華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
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尤議政事宜極
言無隱顯頓首謝不敏顯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
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季卒年七十六至
正十四年贈摠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蓋文忠
顯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
因其為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盡知
人立上下無有怨尤歐陽玄為國子祭酒與顯同考

國子侍讀每出一卷題必捨而觀之苟得其片言
善即以宣選列為之色善玄歎曰陳公之心益篤於
仁而論於厚者真可使郵夫寬薄夫喪矣次二敬伯至
正中立為中書參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
中書平章政事

四

傳卷第六十五

元史一百七十八

翰林學士知制誥蕭脩鑿果瀛翰待制承直郎知制誥蕭國史蕭修蕭養業

梁魯

梁魯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魯貴贈安定郡
公會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
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
符父之陞貢外即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
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

嘉靖十年刊

元史卷六十五

一

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為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為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後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

以禮部郎中陳孚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既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烜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烜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請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為贐曾不受以還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

燔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土右丞
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
尔何敢尔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
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
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
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
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
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
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讒曾受安南
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噐幣奇物遺臣

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
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
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厲風俗河南行省
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
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
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
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
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遷雲南行省參知
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喪未葬扶柩
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還葬十年召為中

書參議字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
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
年以疾辭歸勅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
曾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
致仕不允復起為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
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
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語賓客惟日以書史
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二卒之前十日有大星墮
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
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
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
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
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
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
讓遂辭職歸其弟既而起為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
約以言去敏中亦門無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
無罪而被劾若回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既為同僚
又為交交不能讓止亦不無過也出為燕南肅政廉

訪副使入為國子司業遷翰林直
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
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繩
災輒發原振之陳東平路總管擢
御史元年召為集賢學士商議中
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
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
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
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
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
南行省參知政事



俄改中書侍御史出為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
慰使遂召為翰林學士承旨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
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
不懷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
古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為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
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為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
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
國追封齊國公益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

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丞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旣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寬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

陝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覈有方全活甚衆三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于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謚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

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賑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昨年老傳國子諫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諫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留諫不遣昨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愬于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昨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諫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三人杖三人

黜有官者二人命以江洪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譟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平反吳得誠寬嫁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帶刀闖入殿庭者八十人因議闖毆殺人者且減死一等著爲令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

阿紫谷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為變命刑曹按責其
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榜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
宗言空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
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
濕約謂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
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
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
約慮曰曰兄之奴即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
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
之徵皆從之京氏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

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
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
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
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得己子張出為僧柴之子
又歿僧乃訟家產詔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承
汝師衣鉢又何為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
應後者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冊皇后凡典
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
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
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討於秦既以謀逆誅國除版

賊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乞諍節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名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為天子事不敢為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官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

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孺善得三家令薛居敬一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為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于抗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諭

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孫觴曰
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
宗西園觀魚觴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還見問曰
汝何為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
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
欲用陰陽家言即位光天殿即東宮也約言於太保
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即位於大
明殿中書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
南行省右丞約陛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
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為無主奏立田

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
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為奸田猶土小給約
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
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
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家
命為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
丞相卜憐吉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上悅遂
徧行天下南陽守木魯朶以書謁約大奇之即署為
部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
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亦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

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錄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
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合孫不閱舊
臣不宜父外召至封河內公約又建議行封西頭祭服
色興科舉皆著為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楊靜請起復中書知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書知
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
用皆除擢有差辨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案外宜
收養歸宗為實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
奏遣大臣分道巡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
至衛輝有毆母實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

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被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
許其弟厥詛有謂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
日良信乃立以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
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
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
戒之曰彥博非汝友言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
帖木迭兒復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
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得議定約復拜集
賢大學士商議中言省事以其居家每日一至中
書省議事至以之政多所參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

實及他舊臣條突國初以來符令名曰大元通制額
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
下中書雜議約封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
夷俗雜尚非中原比高一極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
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
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
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刺張益等八十五人始
增乙科員額至二十五人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
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櫟
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祿所入布

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者備事之
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
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為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
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徵政
院臣臨弔發奠勅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
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
四卷潛丘藁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祕書
監著作

王結

王結字養信易州定興人祖述勤以質子置從太祖

西年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成秦隴又徙中山家焉
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
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
章皆悉其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
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令事曰立憲廷以養君
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
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
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
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
充宿衛乃集三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

于前仁宗嘉納為武宗即位以仁宗為皇太子大德
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階太中大
夫逝持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
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
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
弟長戰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
旨以厲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宗紳僉江東庶
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
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為寺門以泄之

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為丞相，結言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罪不可吝情，吝情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肴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與帝有所感悟。中官聞之，亦召結等進

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尋除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文宗即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夫皇太子實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入于死，而籍其妻孥賞

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請誅日甚遂罷政又命爲
集賢待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
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貧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直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曆兩朝實錄兼中書
左丞中官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臺已而殿災結言
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獲之
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
徙洛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
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
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

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
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
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瑄曰王結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之晚遂
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言
于朝士大夫或于家曰正人三矣四年五月詔贈資
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
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衛

宋衛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

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
十有五年趙壁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
擢翰林修撰李壇畔壁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
年大兵守襄陽壁行元帥府事衛皆從焉軍事多所
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
遣國王頭釐哥暨壁將兵討之以衛為行省員外郎
持詔徒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
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為太常少
卿屬省官制行燕領藉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老目德
登是應對辭大憲著旨自具數蒙召問侍講經

為多十八年除秘書監十六年江西分地
郡守今皆命衛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衛
為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
字有弼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
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
安府節統院陞觀察推官除大學錄入本朝至元二
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
二十八年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帝前者遣使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旨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和斌 崔成 葉李 呂紹 姚燧 丹谷之奇 周祥有尚 胡文純 李孟 張養浩 胡儼 曹伯啟 梁元禮 梁廷宗 張思明 梁曾 王約

傳卷第六十五

